

# 慈禧與珍妃 (一)

章君毅

楔子

同治何以不親慈禧？

(一) 妃珍與禧慈

徐荻芬女士寫「慈禧的一生」，獲得中外讀者的熱烈反應。各方投函紛至沓來，要求中外雜誌情人撰寫專文，解答一些遜清末造的宮闈疑案。凡此疑案俱以慈禧太后為中心，而且是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浸假至今，正有愈演愈烈之勢的「熱門」話題。事涉清廷秘勿，但却與一部中國現代史有莫大的關聯。「慈禧的一生」原係出自徐荻芬女士手筆，案積盈尺的讀者來函理該由她答覆。但是徐荻芬女士月內公忙特甚，無暇執筆。兼以來函中也有若干封，係由讀者指定了要我寫一點的。適值拙著「黎元洪傳」殺青，編者便以此雙重事實，一再要我接這一棒，寫一寫熱門問題中最熱門的一項：慈禧與珍妃。實在推却不了，祇好多方求證，撥冗下筆，寫此一篇以就教於「中外雜誌」高明讀者。

此外還有一個來函中提及較多的問題：清穆宗同治皇帝是慈禧的親生骨肉，他怎會寧可親近嫡母慈安，而跟他的生母慈禧扞格不入，鬧成了母子失和？如果照尋常百姓家來說，咸豐一妻多妾，還有一些外遇，如曹寡婦、朱蓮芬之流。慈安是原配，嫡室，慈禧是妾侍、姨娘。咸豐又祇有同治這麼一個寶貝兒子，是庶出而非嫡室所生。不論在任何家庭裏，姨太太生的子女，絕少有一心向着嫡母，反倒跟自己生身母親疏遠，甚或做對、反抗的可能。所以同治的親慈安、遠慈禧委實有點不近人情。姨太太在家族中的地位，和太太太相去遠甚。不僅在名份上差了一大截，而且處處受氣吃虧。如此說來，同治的路臂向外歪，反倒不時的違抗、冷落自己的生母，當然是出乎常理之外，令人深深的感到「不可思議」。

可是，同治的不近情理處，却正因為他是滿清皇室出身。皇室和尋常百姓家不盡相同。清室由於祖制恭嚴，於是更其例外。清室祖制對於皇子、公主的教養規定非常之嚴格。必須明乎此，方始可以明瞭咸豐駕崩以後，滿清宮闈一連串大悲劇其所產生的由來。——咸豐、同治、光緒、宣統四朝，由慈禧一人貫穿其間，把持朝政，控制皇室幾達半世紀之久。然而，無論是夫妻之間抑或母子之間，她都是一個相當失意，而且極不快樂的女人。我們甚至可以說，她從不曾有過正常的情感生活，她始終是一個被遺棄者。

咸豐對慈禧寵愛的時期極其短暫，後來尚且由愛生嫌、生恨，大有置她於死地的決心。這可以從徐荻芬女士所著「慈禧的一生」中，很明顯的看得出來。慈禧既已夫妻反目於先，她一生的指望就唯有懷胎十月，由父精母血而生的親兒子同治。然而，根據硬性規定的滿清祖制，但凡是



頂喜歡照相，却是本人並不怎麼上鏡的頭  
珍妃，其充量不過眉目娟秀，人中安而。

皇帝的后妃，即使想跟自己的親生骨肉親近，也是絕無可能。同治和歷代清帝的皇子一般無二，不論是嫡生也好，庶出也罷，皇子呱呱墜地，立刻便由保姆抱走，交給乳母餵養。每一位皇子計有四十個人侍候，向例是保姆八名乳母八名，此外還有針線上的、漿洗上的、燈火上的、鍋灶上的，職司名目繁多，不一而足。皇子的衣食住行，一切都有專人照料。做母親的非但管不着，而且還見不到。

臨到皇子斷奶，八名和皇子最親近的乳母用不着了，另外又得換上一批太監，名之為「諸達」(滿洲話的夥伴)，分別負責教導皇子飲食、言語、行步、衣飾種種的儀節。皇子一到六歲，

便要替他備下小冠、小袍、小褂和小靴，學習跟諸王大臣一般的站班當差，同時也開始了上書房的行列之中，在他父皇的跟前侍立。皇子的一舉一動都有規矩，因此如非「諸達」或內監隨侍在側，簡直寸步難行，什麼地方都去不了。舉例言之，譬如皇子不許伸脚跨過門檻，遇有門檻之處，必須由兩名內監一左一右，把他架了起來凌空而過。皇子一年跟自己的生母見不了幾面，而且見面的時候皇后必定也在場，該親熱，得先跟皇后亦即嫡母親熱，有話說，也是跟皇后談得多。皇子與生母之間，何嘗有過尋常百姓家中母子的天倫之樂？隨時隨地都可以親近呢。尤其，滿清

皇子的功課很重，六歲啓蒙，有時候天亮得遲，非打了燈籠上書房不可。一到十二歲，除了漢文功課之外，又加上了「滿洲國語」，十四歲再開始學弓箭騎射，十六歲到十八歲更要完婚了。大抵一名皇子從出生到完婚為止，通共不過見到他生母一百多面，——見面的時候又有嫡母先拉近乎。因此之故，皇子和生母之間根本就談不上感情，皇子多半反跟嫡母親近得多。

### 同治選后暗潮起兮

當慈安、慈禧，清廷兩宮太后垂簾聽政了整整十一年，同治十七歲了，清廷決定在同治十一年為他立后。慈禧明知道她的兒子皇帝跟她談不上什麼母子之情，而立后以後同治又馬上就要親政，她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和權勢，便不得不在立后的這件大事上插一脚。冀望未來的那位皇后能由她替同治選定，而使兩情歡洽的皇帝和皇后對她私衷感激，改善一下母子間的關係，讓她還能够暗中操縱大局，所以慈禧特地給同治預選了個最漂亮的對象。清廷立后的程序是遍召滿蒙諸大臣年齡和皇帝相當的閩女入宮備選，或為后，或為妃，或為嬪，那得看皇帝喜愛的程度而定。慈禧對同治立后一事煞費苦心，她眼見侍郎鳳秀的女兒艷冠羣芳，以為自己的兒子必定中意，便一力掇促同治選那鳳秀之女。殊不知慈安太后和同治本人，都嫌鳳秀的女兒美則美矣，惜乎舉止輕佻，嫡母和庶子意見竟會不謀而合。慈安在選后以前和同治密商，兩母子都認為侍郎崇綺的女兒雍容端莊，一望而知其有德量，雖然年紀比鳳

(一) 妃珍與禧慈

驟然落選的德馨兩個女兒，確實是一對出了名的美人胎子，但却並不是合宜的皇后人選。祇怕連慈禧自己都不知道，江西巡撫德馨一家正是標準的戲迷家庭。德馨自己酷嗜聲色之娛，上行下效，影響到他家的幾位女公子，比諸乃父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年的江西巡撫衙門，除了忘辰日期，幾乎無日不有笙管氈氍。德馨的女公子不但愛看戲，而且專愛觀賞「翠屏山」、「也是齋」類的淫媾戲文。江西巡撫衙門所在地的新建縣，那位縣太爺汪以誠素有能聲，然而他也以善於巴結上司而聞名。德馨在江西巡撫任上的時候，汪以誠一年到頭就祇辦一件大事，派他手下的幹員

攜帶重金，奔走四方，為巡撫大人一家物色名伶和好戲班子。他自己則整天就在巡撫衙門躬親擔任戲提調，替德馨全家安排節目，陪侍湊興。新建縣衙門的一應公事全部委諸幕僚代理。因此當時江西人會有一副對聯以紀其「盛」，其實是極盡譏嘲諷刺之能事，這一副對聯是為：

以酒為緣，以色為緣，十二時買笑追歡，永夕永朝酣大夢；

誠心看戲，誠意聽戲，四九且登場奪標，雙麟雙鳳共消魂。

額曰：汪洋恣海。

額首與上下聯首，剛好嵌上了新建知縣汪以誠的大名。而聯中的四九且、雙麟、雙鳳，都是善演淫媾戲文的名伶。由這副對聯可以看出德齡的政聲如何，家風怎樣？他那兩位花容月貌的女兒，被慈禧一聲叱喝，喝掉了即將到手的鑲玉如意和綉花荷包。皇后、妃嬪雙雙落選，不久德馨

即告褫職，汪以誠也得了革職的處分。德馨的長女公子，便祇好退而求其次，嫁給內務府的一位郎中為妻。

珍瑾兩妃是否同胞

光緒選后的經過既如上述，可見得一般傳聞光緒想選未來的珍妃為后，遽遭慈禧叱止而改選隆裕，與事實絕不相符。光緒所選的皇后是德馨長女，甚至於選珍瑾二妃也並非出於他的原意。珍、瑾二妃是他皇爸爸慈禧代他選的。連選擇終生伴侶都不得自由，可知光緒這位皇帝的處境是多麼可憐。

瑾妃和珍妃兩姐妹是滿洲鑲紅旗人，姓他塔喇氏，家世相當的好。祖父裕泰，字東岩，號餘山，由官學生考取繙譯中書，居然被他迭建軍功，一勦崇陽鍾人杰，再平新寧李沅發，兩役俱獲大勝。因而累擢湖廣、陝甘總督，卒謚莊毅。兩妃的伯父長善，字樂初。當過廣州將軍，在北京城裏有一幢豪華寬敞的宅第，父親長敘則官拜侍郎，但却早逝。瑾妃珍妃兩姐妹只相差一歲，都是長敘的趙氏夫人所生，大排行瑾四珍五。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多慈禧歸政，光緒選后，當年瑾妃十五，珍妃十四，清廷祖制皇帝選后係由選拔秀女為始。照規矩選拔秀女分為兩種，一為每三年一次的選八旗秀女，由戶部負責主持。一係選拔內務府屬旗的秀女，逕由內務府主其事。三年一次秀女之選，凡八旗官員有女年在十四歲以上者均須呈報戶部，經過戶部預選合格的謂之「留牌」，然後再經過幾道複選手續，方始由皇

帝親自選為后妃。清制皇帝的妻室有皇后、皇貴妃各一，貴妃二、妃四，嬪六，以及貴人、常在、答應各若干，總數不過七十名左右。但是光祇備選秀女的那一關就很不享受。所有備選的秀女必須隨眾前往坤寧宮門外排班候駕，往往從天亮站到午後，久候車駕不至，心中惶悚，飢渴難忍，十四五歲的小姑娘從來不會見過宮廷的威儀，喫過這麼大的苦頭，間或有人嚶嚶哭泣，或者嘔聲埋怨，多半還要受那無情的侍衛厲聲喝斥，危詞恫嚇。縱使有幸被選中為后妃，則掌上明珠一入深宮，非但一言一行不得自由，連生身父母，兄弟姊妹也極難見到一面。所以很多八旗官員都不願把自己嬌滴滴的女兒送進宮裏，乾脆連名都不報。瑾妃珍妃兩姐妹因為父親死得早，還是由她倆的堂兄志銳替她家做主，私下代為呈報的。殊不知竟因而種下了兩姐妹一場大悲劇的禍根。

八旗秀女被選中為后妃以後，還不能立即入宮，侍奉皇帝。必須先由禮部衙門會同內務府，指派一大羣近支宮眷、內監、嬪嬙，以及其他執事人等。跟選中的后妃們回到娘家，教授宮中儀節，諸多規矩。瑾妃珍妃因為家中房屋狹窄，不够那麼許多人搬進去同住，就祇好借用伯父長善的宅第，從光緒十三年冬，一直住到光緒十四年入宮為止，前後大概有半年光景。十四五歲的小姑娘，長成了瓜字初分，及笄年華的少女。長善的宅第原是一座公爵府，座落在北京西單牌樓粉子胡同，那幢渠渠華屋實在太大了，便在瑾珍二妃由那麼許多「教師」和隨從陪同，二妃的住處劃為禁區，四週有兵丁把守之餘，居然還能綽

(一) 妃 珍 與 禧 慈

有餘裕，騰得出地方來接待要好朋友住宿，供當年專事整肅朝綱，彈擊權貴的清流黨人常日留連飲宴，或則詩酒盤桓，吟風弄月。或則高談闊論，月旦人物。當時曾有一位才名藉甚，文采風流的名學人文廷式，晉京應禮部試，由於他跟長善的兩個兒子，俱已點了翰林的志銳、志鈞，私交彌篤。他一到北京城，就下榻於長善宅邸的雙簾老屋。

兩妃入宮各有所寵

文廷式一住進長善將軍府，這幢巨宅便越來越熱鬧了。清流黨中的中堅人物，如宗室盛昱、寶廷、潘祖蔭、王仁堪，經常都成為雙簾老屋的座上客。這一批少年新銳、朝廷紅員的頻相聚晤，在引起權奸側目，心惴惴然之外，也成為北京城裏羣相矚目不勝艷羨的盛世盛會。長善的府邸裏，雖然瑾珍二妃的住處，和雙簾老屋形成了兩處絕對不容交通往來的隔離地區，但是瑾珍二妃却時常從伯父或堂兄嫂的閑談之中，聽到雙簾老屋那邊的諸多活動情況。她們又聽說在那一羣名士直臣裏面，就數文廷式的學問最好，詩文雙絕。後來他又在光緒十六年庚寅那一科裏中了一甲第二名進士，亦即俗謂的榜眼，僅次於大魁天下的狀元郎。而盛昱對他尤其佩服得五體投地，一結識便稱他為「文老師」，浸漸久之，「文老師」便成為文廷式的代號了。

因為文廷式係在光緒選后的時期，方始晉京應試，而禮部會同內務府，替瑾珍二妃規定的必修課程中，並沒有需要未來榜眼文廷式來傳授的

高深學問。她們所學的僅祇是宮中儀節，如何應對進退。即令要文廷式當她們的老師，那也得事先通過禮部，內務府兩個大衙門。所以，瑾珍二妃不但不會拜文廷式為師，甚且連他的面都不曾見過。祇不過，二妃少不更事，伯父和堂兄所禮重的人物，在她倆的心目之中，當然是格外的敬佩。於是也跟着眾人，把文老師叫順了口，同時認定文老師是當代頂了不起的人才。

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瑾珍二妃學習宮中

儀節告成，雙雙入宮，起初，由於兩姐妹容貌彷彿，可是瑾妃性情溫變，而珍妃下急，她在家中是最小的一個女兒，難免有點嬌縱，仗着她絕頂聰明，能書善畫，兼以胸無城府，心直口快，那種颯爽而麻利的性格，合於慈禧的脾胃。所以入宮後的兩姐妹，竟然和電視劇「清宮殘夢」所演出的故事截然相反。反倒是慈禧喜歡珍妃，而瑾妃却為光緒所寵。

既然，入宮便博得了慈禧的歡心，珍妃就難免恃寵而驕，把她在家里當公女兒的小姐脾氣，發揮得淋漓盡致。要說什麼就說什麼，愛做什麼就做什么，慈禧一向被她身邊的宮眷和內監奉承慣了，得了這麼個任性不羈的小媳婦兒，轉而覺得天真爛漫，清新可喜。因此，當她聽說珍妃酷嗜書畫，她便請宮中唯一的女清客，工花鳥，善彈琴，一手小楷也寫得十分絕妙的繆素筠，即世所稱繆供奉或繆老太太的，教珍妃畫畫寫字。——因為在光緒大婚、親政以後，慈禧雖仍暗中操縱大局，把持朝政。但在表面上看來，她畢竟要比垂簾聽政的時候輕鬆得多。在那一段時期，她經

常住在挪用海軍經費修建的頤和園裏，一方面為了表示她已在安心頤養，坐享清福，一方面也是由於與之所近，她忽然對書畫二道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她開始畫花卉，山水，尚且時作擊窠大字，寫些福壽斗方賞給嬖倖大臣。後來求字求畫的人越來越多，使她勢必要找一位代筆者不可，她便降旨各省督撫，訪求合適的人才。繆素筠籍隸雲南，隨她丈夫在四川作官，丈夫病死在任所，便由四川總督專摺保薦，送她入京覲見面試。這一試之下使慈禧深感滿意，於是就留下她來隨侍左右，朝夕不離。給她二百兩銀子的月俸，還免除她行跪拜大禮。所以繆素筠也是慈禧身邊的紅人之一。慈禧命繆素筠專授珍妃花卉，可以想見她對珍妃的鍾愛。

不久，珍妃也開始代慈禧寫「福」「壽」斗方了，她寫大字，進步神速，一日千里。起先是慈禧親自授她寫大字的訣竅，漸漸的，她便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美譽。慈禧見她心思既靈巧，又肯下苦工，那脖子銳意求上進的勁兒，不減自己得寵於咸豐的當年。因此，她竟讓珍妃幫着她披覽奏章，預擬批示，一心一心的想把她訓練成一個好幫手。

天下第一的潤煙茶

可是珍妃終究是個年已及笄，而且心高氣傲，不大肯於讓人專美於前的女孩子。尤其是她的姐姐瑾妃，在家裏的時候，做姐姐的讓慣了自己的妹妹，妹妹反倒認定了姐姐應該喫虧。珍妃固



慈由，女之祥桂郎侍，裕隆為左，後以鑿回子庚於攝，后太禧慈是者坐中  
她比她上實事，春段一佔獨頭枝年當想，她瑾為右。宮中為選緒光着逼禧  
。幸寵的緒光獲先她珍妹妹的

然得到宮中唯一權力人物慈禧的鍾愛，然而她在鍾愛之外還需要愛情的滋潤，光緒雖說正值青年時期，但他對於聲色犬馬向來興趣缺缺，尤其在

女性方面的需要，不逮其伯父咸豐，堂兄同治遠甚。皇后其貌不揚，又是慈禧逼他娶的，他當然不願親近。瑾妃呢，他也不過是喜其嫻靜溫婉，可以作為深宮伴侶而已。不過由於他和瑾妃常在一起，深知宮中妃嬪開銷不夠的苦楚，因此他不時的給瑾妃一點津貼，讓她勉能應付足以使人難堪的場面。

宮中妃嬪的開銷為什麼會那樣大呢？那是因為宮中內監烏煙瘴氣，為所欲為，已經把光緒年間的清宮搞成了一個歷史罕見的大賄賂場。除了慈禧以外，自光緒皇帝以降，連同所有的宮眷，乃至經常入宮的諸王大臣，如果不給大小太監們送紅包，那簡直就寸步難行，到處碰壁。大小太監敲竹槓，要紅包居然

連堂堂大清皇帝都不得豁免，可知這些奸宦是何等的猖狂。舉例以言之，諸如光緒皇帝每天得向慈禧請一次安，太監居然替他訂好了請安門例的價錢，每次紋銀五十兩。以次皇后、妃嬪逐級遞減，凡是繳不出紅包來的就見不着慈禧的面，一聲問罪下來那還了得？所以大部份的妃嬪都從自己家裏搬錢來貼，急切無奈羅掘俱空的時候，往往會有人為之畏罪自殺，鬧出了人命案子來。

無論近侍詞臣，各省督撫司道，乃至諸王大臣，但凡有進獻，或者皇太后、皇上賜膳，賜觀劇，一律得向宮中太監繳納「宮門費」，不繳的便不得其門而入，甚或受盡太監們的捉弄，被他們整得走頭無路，欲哭無淚。左宗棠以咸同中與名臣之一，在救平甘肅回亂，規復新疆全境以後入京陛見，當時他的威望之隆，寵信之專，舉國無出其右。可是當他初次陛見光緒，按照朝儀免冠行跪拜大禮，經光緒溫語撫慰，諮詢達一小時後光緒命退，左宗棠領旨即起，一時大意忘了去拿擱在地上的帽子。光緒瞧見了立刻命小內監追上去交還給他，明明是皇帝禮遇元老重臣，左宗棠却還是被敲了三千兩銀子的竹槓。

最妙的是宮廷每逢慶典節日演戲，慈禧召諸王大臣入座一同觀賞，這是何等的榮寵？然而竟也會變成內監們大發利市的無上良機。因為每次看戲為時都在六個鐘頭以上，但凡有鴉片癮的諸王大臣實在難熬，又怕眼淚鼻涕，呵欠連天大大的失儀。迫不得已只好跟內監打商量，一旦癮發便由小內監送上一杯茶，夾帶三枚鴉片煙泡，代價視官缺的肥與不肥為等級，一茶之價自十兩銀

(一) 妃珍與禮慈

子到一百兩不等。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帝俄因清使曾紀澤索還伊犁一事雙方幾告破裂，清廷亟於鞏固海防，特召固原提督雷正綰率部入衛，加強山海關的防務。雷正綰到北京時恰值慈禧四十壽辰，宮中照例演戲慶祝。雷正綰由於朝廷倚畀正殷，破格得拜入座聽戲之命。那曉得此公一得聖旨便大大的發了愁，——他鴉片煙癮奇大，不可一時無此君。他事先特地找了條門路，跟宮中太監婉言情商。內監們正好趁此機會獅子大開口，雙方討價還價的結果，是每小時送茶一杯煙泡三枚，一日六杯茶十八枚煙泡，實價紋銀六千兩。這位提督大人一連三天進宮看了十八個鐘頭的戲，耗資達一萬八千兩之鉅，當年的都下人士乃謂之爲天下第一潤煙茶。

珍妃大膽揭發黑幕

宮中內監們貪得無厭，需索不已，家中老父已逝，祇有寡母在堂的瑾妃珍妃，簡直就捉襟見肘，無從肆應。瑾妃不會在光緒跟前明言，可是光緒見她輒常愁眉不展，背人彈淚，從而憬悟得出她的苦楚。因此他不時塞點銀兩給她，讓她渡過難關。這件事很快的便被珍妃知曉，她覺得皇上的待遇不平等難過忍，倘若她當時直接了當的去向柔懦無能的光緒去提抗議倒還好些，偏偏她不畏權勢，敢於得罪無惡不作的小人，她抱定了與利除弊、根絕陋規的「壯志雄心」。有一天她不繳紅包直闖慈禧的寢殿，向太后老佛爺力言宮中使費過鉅，內監對於宮眷的種種勒索與擾害。語意相當的仇直激切。——她小小的年紀，不知

深淺利害，那兒想得到慈禧本人就經由李蓮英，和北京西便門外迤西路北白雲觀裏被她封爲總道教的李蓮英把兄弟高道士高峒元之手，常年在做天底下最大的生意買賣，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宮中內監的諸多不法作爲其實等於得到她的默許。慈禧用的是一種很高明的手段，整個宮廷裏的內監絕大多數都是她的心腹和耳目，最親信的基層幹部。她自己用不着花一文錢來「收買人心」，只要睜隻眼閉隻眼就行。

珍妃言皇帝之所不敢言，爲皇帝之所不敢爲，她揭發宮廷內幕，太監惡行。可以想像得到的，是慈禧當面敷衍她幾句，而就此沒得了下文。然而自效以後她算是把整個清宮全部內監，乃至於內務府的人員都開罪了。往後的見囚，沉井，正是她這一回慷慨激昂的陳言，所種下來的惡果。

珍妃膽敢在太后老佛爺跟前，不計一切後果的公然與全部內監爲敵，把人盡皆知的黑幕暴露無遺，等於在一泓濁水的清宮裏掀起了一次革命，使得人人交頭接耳，議論紛紛，惡勢力下的被壓迫者暗中讚佩她的勇氣，凡是與惡勢力相關的人物無不恨她入骨。正由於這一件壯烈之舉，使光緒不得不以驚奇與欣喜的眼光正視於她。珍妃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女孩子，她有見識，有膽量，而且不畏強暴，充沛着積極向上的進取精神。光緒雖不若梁啟超著：「光緒聖德記」中所描寫的那麼樣英明果斷，可是他畢竟還不失爲一個熱血青年。除了以禮法爲重，又復長期懾服於慈禧的淫威與層層的箝制，似乎他能做到了然無所畏。光緒高日時艱，調知國勢岌危，中國如果再不革

新，必將罹致亡國滅種的慘禍。成年以後的光緒，充份顯示了他的愛國家和有個性。他很怕慈禧，但是他却深信只要他拿得出辦法，能够有所表現，連慈禧在內，每一個中國人都不會反對他爲救亡圖存所作的努力。懷着這一種信念，他在二十歲那年(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親政以後，就開始大踏步的往維新的路上走。

光緒的救亡圖存之道，至少已經超越了具有數千年傳統的撫夷、剿夷交相運用的外交方針，甚至於連張之洞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他也不願苟同。他似乎抱有「急起直追，迎頭趕上」的決心。證據之一是光緒曾經持之以恆的學英文。光緒的英文老師便是「御香縹緲錄」等書的作者所謂「德齡公主」，臺視的連續劇「開國前後」前半段「清宮殘夢」便曾在片頭上標明根據德齡公主原著所改編，也許正因爲如此，所以才會謬誤頗多，與史實相距不可以道里計。所謂的「德齡公主」之父是漢軍正白旗人裕庚，母親則爲一名華母洋父所生的洋妓。漢軍正白旗人都是在關外即已降清的漢人，一向被滿人視爲奴隸。顧名思義，那有產生公主的可能？(待續)

請購閱內容精彩，百讀不厭  
，有永久保存價值的中外雜  
誌合訂本。